

第一章 格郎雪吉的出征

一 祈 祷

祝你平安啊，平安，
愿你吉祥啊，吉祥，
我的格郎雪吉，
你在何方？

白天想你，
太阳老不落山岗，
你支差走了，
天也变得这么长！

夜晚等你，
月亮挂在枯树上，
它总是不移动啊，
就象我呆滞的目光。

山头的古堡四周，
散尽了晚归的牛羊，
家家房上炊烟断了，
村庄静得象梦一样。

我在村头等你，
不知道站了多久，
夜风把身子刺得麻木了，
月光啊，比雪水还凉。

站着，站着，
我才知道自己太傻了，
你刚走了就去接你回来，
岂不是痴心妄想？……

我不认识经文，
只会转动经轮，
我为你祈祷，
也是修补我破碎的心。

我们都是受苦人，
奴隶和奴隶最亲，
十四岁时你给了我海螺手镯，
我的脸直红到耳根。

又是十年在折磨中过去了，
眼泪打湿过多少次衣裙！
因为交不起税银，
索巴老爷不准我们成婚。

我们既然相爱相亲，
老爷也管不了奴隶的心，
就象锁链锁不住流水，
快马也赶不上行云。

想到这里，
我就笑了，
我们是两棵雪莲，
在石缝里扎根。

索巴老爷霸占了土地，
不准我们生存，
但他挡不住春风吹，
遮不住阳光照临。

深山里的花，
结了果也默默无闻。
你知道吗？
我已经怀孕。

纵然孩子长大了，
不能和你相认，
但我心里明白，
你是他的父亲。

纵然直到终生，
我益喜拉姆，
成不了你的妻子，
但我终是你心上的人。……

你不是一棵墙头的小草，
对狂风暴雨那么柔顺；
你是一头不能驯服的狮子，
我为你骄傲啊也为你担心。

你的性子象瀑布；
你的脾气象刀刃。
你在岩石下也不低头，
时常去顶撞主人。

我摸着你身上的鞭痕，
就象刀刺我的肉；
我望着你愤怒的目光，
就象火烧我的心。

靠你单薄的翅膀，
怎能扫得开满天的乌云？
如果你被打断了羽毛，
教我去依靠何人？

因为，你是草原上的骏马，
我就是桌上的鞍镫；
你是湖水里的金鱼，
我就是鱼身上的金鳞。

我的格郎雪吉呀，
虽然我有了你十分幸福，
但我究竟还不是你的妻子，
而只是你的情人。

我的心又甜又苦，
象蜜糖沾在毒草根。
但我从来也不怪你，
只恨我们是奴隶的命运。

我的格郎雪吉，
此刻你正在何处？
是踏雪翻山呢？
还是在冰洞安身？

你的心里，
是不是也在想念着我？
你会不会听到，
我为你祈祷的声音？……

二 入 侵

小小的曲眉塘啊，
喜马拉雅山下的村庄，
一座古堡山头立，
是格郎雪吉的故乡。

这里也有花开放，
但它并不芳香；
这里也有歌声响，
但它含着忧伤。

它贫困，
因为年年给贵族纳粮；
它凄凉，

因为奴隶主吸它的血浆。

奴隶们整年地劳动，
得不到一点报偿，
永远是逃亡、支差，
支差、逃亡……

虽然有少数人对着刀鞭，
挺起过反抗的胸膛，
但是多数人是无声的眼泪，
埋葬着生活的理想。

曲眉塘象一潭死水，
虽然也有过
流入海洋的梦想，
却找不到畅通的河床。

老一辈的奴隶死去，
又长起新的奴隶，
世代代的生活，

都压得令人窒息。

啊，不要以为天下大雪，
就已是最冷的日子，
更大更深的灾难，
又向曲眉塘袭击。

为了给不列颠的王冠，
再缀一颗血铸的宝石，
贪婪的狼群，
正向喜马拉雅聚集。

就在格郎雪吉支差的日子，
就在益喜拉姆祈祷的夜里，
曲眉塘啊，
踏上了英军的铁蹄。

亲人烧在烈火里，
月亮浸在浓烟里，
山峰插上了英国旗，

村庄变成了一片瓦砾。

英军在狂笑，
魔鬼在乱舞，
古堡在抖，
村庄在哭。

村庄啊，哭吧，
大声地哭！
你的哭，
是控诉！

哭我们的好姑娘，
哭我们的益喜拉姆，
她祈祷来的
竟不是她幻想的幸福。

鬼子砍断了门前的篱笆，
闯进了她的土屋，
可怜的益喜拉姆，

从枯井被扔进魔窟。

砍倒了佛象，
砸碎了嘎乌，^①
难道这也是为了
他们的耶稣基督？

劈烂了房门，
捣破了窗户，
这是人吗？
不，是一群野猪！

身上的围裙被撕破，
发上的松耳石被抢走，
美丽的益喜拉姆，
遭到了英军的奸污。……

①嘎乌，佛像盒，藏胞信佛教者谓挂在胸前可避邪气，刀枪不入。多为银制。有的内装活佛的头发及咒符等物。

鬼子的皮鞋声远了，
益喜拉姆没有倒，
鬼子的笑声远了，
益喜拉姆没有哭。

她望着山头的古堡，
望着远方的道路，
月光照着她含泪的眼睛，
激愤的胸膛不停地起伏：

“我的格郎雪吉呀，
你在何处？
我的勇敢的情人啊，
为我报仇！”

村庄啊，哭吧，
大声地哭！
你的哭，
是战鼓！

曲眉塘毁灭了，
亲人们被害了，
全西藏的村庄啊，
快起来战斗！

三 秘 客

不用华丽的车马，
也没有仆人两厢排列，
只有索巴老爷爷，
悄悄在二门迎接。

不在花园里接待，
也不在客厅落座，
却在索巴的内室，
摆了一张餐桌。

不是因为外面下着大雪，
也不是别的房里没生炉火，
因为这是一位

十分秘密的来客。

客人穿一身藏装，
来自加尔各答^①，
他的真实籍贯，
却是英国。

布谷鸟和黄莺对唱，
是为了赞美春天；
索巴和客人的谈话，
是为了制造罪恶。

“众山之顶，
很远就能望见，
索巴先生的大名，
敝人早已听说。

“我感到非常荣幸，

^①加尔各答。印度四大工商业城市之一。以往，赴印经商的藏胞多去噶伦堡及加尔各答两地。

能到贵府作客，
我相信我们的会见，
将载入光辉的史册。”

“我这偏僻的山窝，
凤凰是难得降落，
远方的贵客光临，
使我万分快乐。

“藏戏既已开场，
就请快敲鼓钹，
敬爱的霍尔上校，
有话只管直说。”

“主人如此爽快，
客人不会作假，
这份菲薄的礼品，
请你一定笑纳：

“印度绸子百匹，

法国香水十打，
非洲钻石，瑞士金表，
琥珀项链，白玉手镯。”

索巴猛地站起，
差点儿笑掉了假牙，
双手接着礼品，
全身乐得发麻。

霍尔歪嘴一笑，
示意主人坐下，
手指敲着桌面，
闭起眼睛说话：

“这点见面礼，
算不了什么，
今天我们只是朋友，
明天我们就是一家。

“想必先生早已知道，